

□李晓

时间以均匀的方式分配给世上每一个人,但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河流里,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流动姿态。

2022年时间的流动,眼看就要从此岸告别,到达彼岸,在彼岸形成朦胧的光晕,如一位仁慈长者离开的身影。我其实想拉住时间这位长者的衣襟,在他转身之前再拉一拉家常。

2022年时间河流里的那些过往,我用光阴的水清洗,显影出每个季节里的记忆底片。

这一年暮春的一天,我和天津归来的老友武哥一起去从前老城的街巷走走。老巷子里裹挟着苔藓味道的风扑面而来,有一些湿润,那风是现在的风,却有着从前的气息。巷子里,黄葛树之间牵起的晾衣绳还在,晾衣绳上大多是老年人的衣裤,也有娃娃的童衣。老木门前挂着的几串风干萝卜干,突然让武哥的目光久久停留,他缓缓走上前,脚下似乎有旧时光的根须爬出来附上身体。他站在萝卜干下嗅了嗅,眼眶在那一瞬间湿润了。当年母亲在巷子里唤他回家吃饭的悠长声音,又从天幕里传来了。母亲常做的可口下饭菜,就有用油酥辣子、花椒面、蒜泥、酱油等调料拌的萝卜干,一锅白米饭就着一盘萝卜干,一家人吃得满口生香。这道下饭菜,静静凝聚着时间发酵后一家人灯火相亲的味道。不过,母亲那绵长的声音,十多年前就随父亲而去,在遥远的云端里飘荡了。

母亲跟父亲只去过武哥天津的家一次。那次,只呆了不到一周时间,母亲和父亲天没亮就收拾好了包裹准备回家。武哥靠在老巷子里一处雕花老木窗前回忆说,那天早晨他在火车站送别父母时,母亲从衣袋里摩挲着拿出一个布手帕塞给他,里面是裹了又裹的3000元钱。母亲说,大城市的菜比小城市贵,这点钱,我和你爸在老家也用不上,拿去,拿去。那一次回程的火车票钱,也是父母自己出的。一个花白头发的脑袋从火车窗口伸出来,跟他告别,那是父亲留给武哥的最后镜头。回去后不到半年时间,父亲就突发疾病离世。

这一年的夏天,红日在天空中发出炉火一般的轰鸣。夏天持续燃烧的烈日里,我所在这个城市的一场特大山火,在微信朋友圈里刷爆。我的一位友人背上背篓,骑着摩托车,冲向火火的方向。他是骑着摩托车去送灭火物资的。烈火被扑灭了,这个长相斯文如白面书生的中年男人,后来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:经历了这场城市边的

【浮世绘】

□田秀娟

修车老张,就是我们小区附近一个修车的老头儿,姓张。

丁字路口,绿化带旁边,一辆旧电动三轮车,车厢里杂七杂八,满满当当。车厢上面绑着一个大木头牌子,上面用红漆写着三行竖排的大字:磨刀、补胎、换拉锁头。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编织袋子、塑料盆、打气筒、收音机、保温杯、小铁盒子、空竹等杂物。

老张今年71岁,皮肤黝黑,长相憨厚,戴一顶旧棒球帽,穿一件旧中山装、一条磨得发亮的黑裤子、一双旧旅游鞋。他爱说爱笑,一笑就露出一嘴招牌烟黄牙。一颗上门牙前两年光荣“下岗”了,老张任其“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就这样风雨兼程”。他没意见,不代表相邻的两颗牙就没意见。因为突然失去了依靠,两颗牙不约而同地向中间缺口处倾斜,颇有些桀骜不驯的架势。

老张干活实在,手还麻利,换个拉锁头,几秒钟搞定。扒带、补胎也是三下五除二,你低头刷手机的一会儿工夫,他已经补好胎打好了气。没有收款二维码,顾客来修车,有零钱给零钱,没零钱下次再给也行。忘了就忘了,老张也不在乎。生意不忙的时候,他就坐在马扎上抽旱烟、听京剧,有时站起来抖抖空竹。老张抖空竹那叫



山火,我感觉自己又浴火重生了一次,我得重新打量这个城市,我对它的感情变得更深了。后来,友人去燃烧后的被毁林区,认领了第二年春天植下几棵树的任务。一座城市的肺叶扇动里,有着多少绿叶对城市母根的脉脉情意。

这一年的秋天,我还是常常在凌晨四点醒来,安置在我身体里的神秘

## 修车老张

一个溜,两只手上下翻飞,橘黄色的空竹呼啦啦地转成了一道闪电,抛出去、接住,再抛、再接,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。旁边摆摊的人乐呵呵地说:“老张,真有两下子!”老张收了空竹,嘿嘿一笑:“不止两下子,有三下子呢!”

冬天冷,夏天热,春秋有风,别人看着老张挺辛苦,可老张不觉得。“老在家呆着,闷得慌。出来眼宽,心里痛快!”老张看看左右无人,悄悄掐了一朵花,放在车厢里,准备给老伴带回去。老伴喜欢花,家里的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花。

老伴和老张同岁。他们有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,都已成家,日子过得挺好。儿子、儿媳在外面打火烧,挣了钱,在城里买了楼房。大女儿是教师,二女儿、女婿开了个汽车配件加工厂。一到过年过节,六个孙子、孙女叽叽喳喳地围着老张,这个叫“爷爷”,那个叫“姥爷”。“哎呀,比有100万块钱还舒坦!”老张眯着眼睛说。

老张年轻时是个帅小伙儿,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代课教师,自学了唢呐、葫芦丝等乐器,还在村里当过几年会计。后来,他和一群爱好音乐的人成立了“红白喜事”乐队,他吹唢呐。

老张说,人家都说他命好,他觉得人这一辈子得多积德行善,才能有好报。老张当教师时,有的孩子家里穷,

生物钟,滴滴答答转动成血液里小小的潮汐。凌晨四点,这样一个情感、理智、思维清晰的薄凉时刻,在这个城市里,还有多少人值得我从早晨开始惦记?那一年的凌晨四点,心里的灯也曾为一个人早早亮起,数年后回望,那到底是真实场景的凝固,还是幻觉的灯光闪烁,如今我都不愿回头去望一望了。凌晨四点的城市里,我听见楼下马路上环卫工清扫大街的沙沙沙的声音,像是蚕吃桑叶的声音,这是滚滚红尘腾起在一天时空里的声音。有一天凌晨,我在窗前看见江面大桥上一辆列车奔驰而过,我恍然明白,时间的身影,也是这样在我身边呼啸而去的。

我在秋天的一个下午去了老街,在老街上开了四十多年店铺的黄师傅那里,看见墙上又多了几张碳素黑白画像。黄师傅是画像的,起初也兼营修表生意,如今没人来修表了,他就匍匐在那张斑驳的老木桌前替老街人画像。黄师傅指着墙上的画像给我介绍,这是老街上患肾衰竭离世的刘老头,那是躺在家里椅子上安然离世的老寿星吴婆婆……有一位有些富态的中年妇女,是患肺癌去世的。我认得她,有次去老街遇见她,她对我说:“我在郊外地里种了菜,你哪天有空去地里摘点菜,给你妈送去尝尝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去摘菜,她就悄然而去。老街的身子在我的心房里,又瘦去了一寸。

这一年的冬天,车水马龙的城市,烟火漫卷的生活,让我如大鸟的翅膀张开,扑向它为我打开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料峭的冬天里,能让我打起精神的事,就是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事了。熬夜看球,成为我这样的中年男人的集体记忆,其间有为球的痴迷癫狂,有球星们创造奇迹的瞬间画面闪现,当然也有自己暗中流动的感伤情绪。从前车马书信慢的时光是再也回不来了,但那些往日星光却不曾湮灭于尘烟。今年冬天依然熬夜看球,似乎也有着不向岁月服输的执拗念头冲撞。但凌晨三点的一场巅峰对决,还是让我熬不下去了,连连的哈欠声中,我在沙发上拥被而眠,同时我却恍惚听见了自己的鼾声,看来还是没睡踏实。这多像我时常不能专注的游离晃荡的思绪。

这一年冬天,纸上阅读了不少文字,养育着我随时需要滋养的灵魂。一个叫苏沧桑的杭州女子用天籁般的文字抒写烟雨江南、浩大民间,她“让人回到了农事与传统中,像慈母巧妇,满针满线将自己织成了最美丽、最优秀的作家之一”,这是同居一城的作家麦家给予她的评论。谢谢,遇见这么好的文字。谢谢,遇见2022年的你。

交不上学费,块儿八毛的,他就替孩子交上了。在乐队吹唢呐,遇上村里人家有红白喜事,他一分钱不收。只要看见马路上坑坑洼洼的,他就赶紧挖点土补上。老伴也是个热心肠,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愿意帮一把。

其实,儿子、女儿不愿让老张出来摆摊,可老张不愿意。五年前,老张得了脑血栓。“一眨眼,就栓着了,花了好几万,左边边身子还不利索。”出了院,本来性格开朗的老张,像变了个人,成了以泪洗面的“林妹妹”。亲戚朋友去看,老张一把鼻涕一把泪,哭得别提多伤心。后来谁都不想去,关上门,自己闷在屋里。老伴、儿女们轮番做工作,老张树立起了信心,一点一点地锻炼,先是拄着棍子,从屋里溜达到院子,慢慢从院子溜达到门口,再从门口溜达到马路上。一天天,老张奇迹般恢复了健康,恢复了开朗的性格。

家里的地都包了出去,老张自学了补胎、换拉锁头的小手艺,出来摆个小摊,赚点零花钱,也顺便看了街景。忙里偷闲的老张一边用纸条卷着旱烟,一边说:“我这辈子,除了抽烟这个不良嗜好,再没有一个不良嗜好了。”他吸了几口烟,略一沉思又说:“啥是幸福啊?人啊!壮壮实实在在地活着,没病没灾,就是幸福!”

说这话时,老张身后的鸢尾花,像一群紫色的鸟,扑啦啦地开着。

【在人间】

□李秀芹

小时候我不知道感冒是咋回事,但一年总有那么几次,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,看着别的孩子在外面玩,我非常羡慕,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精力和劲头。但这种症状熬过一两天也就消失了。现在想来,当时大概就是感冒了。

浑身没劲儿,不愿动弹,吃饭没胃口,在家长眼里根本不是病。那时日子过得艰难,忙于生计的家长没如今这么娇宠孩子,好多家长压根不会发现孩子的这些症状。

我小时候,父亲常年在外地上班,母亲一人在家带着我们姊妹六个,非常辛苦。冬天小孩子流鼻涕是常态,只要不主动向母亲汇报自己难受,母亲是不会管我们的。

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,咳嗽非常严重,一咳嗽院里的邻居都能听得到,母亲自然也知晓了。母亲淘来了一个土方子——香油冲鸡蛋。用开水冲鸡蛋,再滴几滴香油,民间说法是喝了可以止咳。但我喝不了鸡蛋的腥味,送到嘴边几次,又推开了。母亲着急,见我不喝,便用拳头打我的后背,我见母亲发火了,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喝了一小口,但实在太难喝了,我哭着求饶说,我不咳嗽了,不用喝了。

母亲见我胡说,又打我一下,我又喝一小口。就这样,母亲打了我十几下,我才勉强喝完了。第二天,果然咳嗽好了一些。直到现在,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土方子管用了,还是我实在不想再喝那有腥味的冲鸡蛋,身体开启了迅速自愈程序。

母亲知道的土方子很多。有时弟弟感冒,难受了,黏在母亲身边,母亲也会用姜片熬水给弟弟喝,喝完了,用被子捂一下,出了汗,病也就好了。有时我们头疼发热、浑身酸痛,母亲也会用葱白和大蒜煮水,一天要监督着我们喝完一大锅。连续喝上几天,慢慢也就好了。

那时我们只要得病,母亲就会用各种土方子给我们治疗。但有一次,我肚子疼得难受,还伴有高烧,母亲的土方子都用过了也不管用。母亲便领着我去找村里的老中医给瞧一下。老中医说,我这病熬得厉害了,吃中药太慢,让母亲和我去城里找郭医生看病。

母亲当时就急哭了,一个柔弱的女人,如何领着生病的我走十多里路呢?正在发愁时,父亲回家了。父亲了解情况后,饭都没吃,背着我就往城里赶。

记得那天特别冷,父亲让我把手插在他的三大扇棉帽里取暖,一路和我说着话,怕我迷糊过去。父亲说,等到了城里看完病,就领我下馆子吃肉蒸包。那时,下馆子吃肉蒸包,过年我们都没这待遇呢。

到了郭医生家,郭医生给我开了几片小药片,在他家吃了两片后,坐了一小会儿,肚子就不疼了。回来的路上,父亲领我下了馆子,给我买了四个肉蒸包。我吃完肉蒸包后,身上便有了劲儿,也不用父亲背了,自己走回了家。

多年后,我回想起此事,才懊悔自己不懂事,怎么只顾自己吃肉蒸包,没让父亲吃一个呢?父亲笑着说,买肉蒸包吃,这也是你母亲的土方子。得了重病,都要去城里找医生瞧病了,必须吃点好的补补身体才行。

父亲的这句话,戳中了我的泪点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肉蒸包可是最贵的一副“土方子”了。其实我知道,那哪是什么土方子?明明是父母对孩子的爱,即使再贫穷也要倾尽所有传递给孩子的深深的爱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